



《当代》书丛

白红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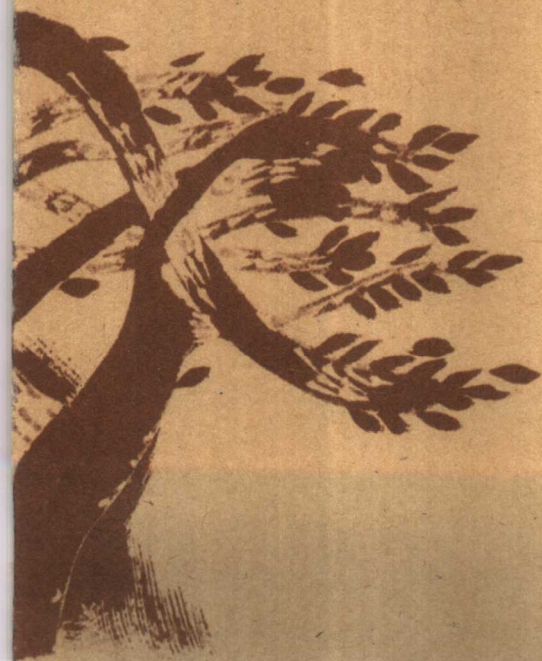
董立勃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白豆

董立勃 著

的 岁 月 里 荡 气 回 肠 的 西 部 生 命 悲 歌

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豆/董立勃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3.4
(《当代》书丛)

ISBN 7-02-004179-5

I. 白… II. 董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11093 号

责任编辑:周昌义

装帧设计:何 婷

责任印制:李 博

白 豆

Bai Dou

董立勃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70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8.875 插页 2

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8000

ISBN:7-02-004179-5/I·3172

定价:19.80 元

带着一见如俗的乡土美丽，又是激情燃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《当代》书丛

目 录

1 /	第一章	风吹树叶沙沙响
21 /	第二章	黄土块黑泥巴
41 /	第三章	雪水河向西流
59 /	第四章	路上有尘烟飞扬
81 /	第五章	纸剪的喜字
99 /	第六章	玉米地青纱帐
119 /	第七章	蓝蓝的天上白云飘
140 /	第八章	向日葵随着日头转
163 /	第九章	酒话里的秘密
186 /	第十章	一天比一天凉了
213 /	第十一章	什么花这么香
238 /	第十二章	种瓜得瓜种豆得豆
262 /	第十三章	沙暴像一条龙卷过

第一章 风吹树叶沙沙响

1

这一年的夏天,在下野地,先是有两个男人想娶白豆当老婆,后来又有一个男人也想娶白豆当老婆。

这并不是说,白豆是个漂亮女人。

尽管从 1951 年开始不断有内地的女人以参军和支边的名义来到下野地,但在下野地仍然是男人多女人少。也就是说,只要是个不算太丑的女人,身后总有一个或几个追逐者。

说白豆不漂亮,也不是说在下野地,还有比白豆长得漂亮的女人。准确点说,在下野地没有可用漂亮来形容的女人。漂亮的女人到不了下野地。

和白豆坐一趟火车来的女人有上万。从乌鲁木齐到下野地要经过司令部师部团部场部，每经过一个地方就会有好多穿军装的人来看她们，听说这些人全是为革命立过大功的首长。每回有人来看过她们后，她们中就会有几个人从白豆身边离开。离开的女人看上去总是比白豆好看些。

这些漂亮的女人只有一个白豆叫得出名字。她和白豆同村，也姓白叫白麦。本来她们约好了走到天边也不分开。没想到一下火车就分开了。她们不想分开可她们说了不算。她们也穿着军装，只要穿着军装就得服从命令。服从了命令白豆和白麦全哭了。扯着手说一定要抽空写信。

一到下野地，白豆就给白麦写了信。

和白麦一样，沾老解放区的光，她们都读了三四年的书。能写简单的信，能看简单的信。

白麦长得好看，留在了城里。白豆没有白麦长得好看，只能坐上车，继续往西走。一直走到下野地。

没有了白麦，白豆也不会孤单。一起到下野地的还有好多女人。白豆马上和一个叫翠莲的女孩子好上了。她们住了同一间地窝子，像是亲姐妹影子不离影子，一块儿跟着大伙儿到地里干活，一块儿到水渠边洗衣服，一块儿躺在床上透过天窗看星星月亮，说着女人之间的悄悄话。

年时间还不到，翠莲就调走了。从五队调到了六队，不再和一个女人住一间地窝子，也不是一个人住一间地窝子。一块搬进那间地窝子的还有一个人。一个让白豆看起来是个很粗野很可怕的男人。

白豆想劝阻翠莲不要搬到那个男人的屋子里去。可翠莲说她不想搬也得搬。翠莲说，这是吴大姐做的媒。白豆说，谁做媒也得婚姻自主啊。翠莲说，吴大姐说了，这是组织的意思。白豆说，可他的样子一点儿也不可爱。翠莲说，吴大姐说，老牛这个人是个战斗英雄。翠莲还说，啥愿意不愿意，女人早晚得嫁人，嫁给谁还不一样？

白豆小翠莲一岁多，也知道是女人就得嫁人，可白豆总觉得嫁谁不嫁谁是不一样的。

不管白豆对翠莲的婚事怎么看，在下野地大家还是把这个事当喜事来办。炊事班做了好多平常吃不到的好饭好菜。开荒营大大小小的官全来了。拜天地时双方父母亲都不在，就对着墙上的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连鞠了三个躬。还放了鞭炮贴了喜字，还有喜烟和喜糖。

吃着那块喜糖，白豆觉得不那么甜。

结婚的人按规定可以三天不下地干活。三天后白豆才见到了翠莲。白豆盯着翠莲的脸死死地看，把翠莲的脸看得一阵儿一阵儿红。翠莲说，看什么看，有什么可看的。白豆说，都说女人一结婚，就不一样了，我想看看哪个地方不一样了。

结婚的女人和不结婚的女人的不一样，哪里会从一张脸上看得出来啊。

白豆的傻让翠莲真想笑出来。不等翠莲笑出来,白豆问翠莲这三天是怎么样过的,是不是很可怕啊。翠莲笑了笑,想说什么又没有说,只是脸红得更厉害了。

非要让翠莲说。翠莲说,说什么呀?有什么可说的?要不了多久,你会什么都知道的。

不是不想跟白豆说,是说不出口。人挺怪的,好些事能做出来,却不能说出来。

翠莲不说。白豆只好自己去想。

只有二十岁的白豆,在男女事情上,确实还是一张白纸。可这并不意味着白豆什么都不知道。

村子老有说书的唱大戏的,什么《西厢记》,什么《天仙配》,什么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啊,还有什么《小寡妇上坟》啊,什么十八摸乱七八糟的啊,白豆都听过,而且听过不止一遍两遍了。随着岁数一天天往上长,白豆是越听越喜欢听,越听越觉得有意思。一个人时也会忍不住瞎想乱想,想着想着就好像有点不是自己了。

还有村子里的那些小媳妇,还有她的姐姐嫂子也在其中,这些女人凑到一起,说的话比说书的唱戏的还要厉害。看到白豆来了也不管,还是说。白豆不知道她们说什么坐下听一会,听出一点内容后,白豆坐不住了,只好站起来走。

人走了,离那些小娘儿们远了。可听到的话却让她带上走了。她不想带,可那些话黏黏的,粘住了她,让她怎么甩也甩不掉。弄得她浑身上下不自在,像是毛孔让

泥灰堵住了。

女孩子哪个不爱干净？跑回家，打了一盆子清水，要把身上好好洗一洗。

正洗着，嫂子进来了。嫂子不是外人，也是女人，白豆看了嫂子一眼。一样把清水往身上擦。

嫂子看着白豆。嫂子说，白豆，我来给你搓搓背。

把毛巾递给嫂子，让嫂子搓背。嫂子边给白豆搓背，边说，白豆，谁娶了你，天大的福。

白豆说，我这么丑，谁会娶我？

嫂子看着白豆的胸脯说，你不丑，一点儿也不丑，你能让男人掉了魂。

白豆说嫂子胡说。白豆可从没有觉得自己长得好看。

要说好看，白豆真的长得不算好看。眼睛不大，还不是双眼皮，单眼皮好像有一点肿。脸形既不是瓜子脸也不是苹果脸，更没有白里透红的颜色，皮肤闪动着麦子的那种黄。没有书上说的女人的那种樱桃小口，嘴唇还有点厚。鼻子也不够挺不够高。仔细看过去还会在脸颊上看到几粒淡淡的雀斑。说女人好看，就是说那张脸好看。说一个女人不好看，就是说那张脸不好看。

盆子里的水，像月光，白豆用毛巾蘸着，往身上擦。月光像盆子里的水，从天窗流下来。离开了盆子里的水，白豆又把自己放到了月光的水里。水静静地流过身体，流过身体的每一个角落，好像要去找寻什么秘密。看着

水里的自己，除了一张脸看不到外，其他部位全没了遮拦。

白豆

看着看着，白豆突然吓了一跳。

好像在某一个瞬间，好像是在刚下过雨的树林里，一下子长出了好多蘑菇。白豆这个时候看到了蘑菇。只是白豆看到的只有两个蘑菇。它们没有长在树林草地上，而是长在了白豆的胸脯上。老家的山上总是在雨后长出好多蘑菇，白豆每次上山总会装上满满一篮子，但白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这么白这么圆这么鲜嫩的蘑菇。它们挺立在白豆的胸脯上散发着清香。

看着看着，白豆忍不住用手指碰了一下那微凸一点的粉红。一阵酥酥的热闪电似的掠过全身，让白豆有点喘不过气来。

想起嫂子说的话。也想起了翠莲说的话。其实一个女人只要长到了二十岁，不管她长得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不管长在什么样的地方，一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东西，都会一齐在她的身体里长出来，像草像花像地里的庄稼，它们浑然不知地任随季节安排着。

于是在这一段日子里，白豆既有点盼着吴大姐在她面前出现，又有点怕吴大姐在她面前出现。

也是在这段日子，或者要早一点的日子里，有两个男人没有给她打过任何招呼，就把她拉进了他们的梦中。也许还不止两个男人，但只有这两个男人不但把她拉进了梦中，还想把她拉进自己的日子里，让梦成为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。

还有一个男人这时还没有想到要娶白豆。在事情的顺序上他的出现要晚一些。尽管这时他也在下野地,并且是个重要的角色,而且他也见过白豆。可他没有把这个女人放在眼里,甚至不知道这个小眼睛的女人叫什么。

还是按照顺序说这个故事吧。

2

休息天没有事,白豆有时会去六队看翠莲,像走亲戚一样。

说着说着话,翠莲干呕了几下,却什么也没有吐出来。白豆说,你怎么了?是不是病了?翠莲摇摇头说,我没有病。白豆说,那你是咋回事?翠莲说,我怀孕了。白豆说,怀孕咋这么难受?翠莲说,好像得了大病。

看翠莲这样子,真是比得了大病还难受。本想和翠莲好好说说话,却什么也不想说了。只说翠莲,你好好歇着吧。我先回去了。翠莲要送,白豆不让送。说路不远,一会儿就到了。

到了路上,没走一会儿,后面过来了一辆马车。路是土路,荡起老高的灰。白豆站到路一边,想让马车过去再走。

马车到了身边,却不走了。停下来了。

车把式说,是去五队吧?上来吧。

三四里地,说不远,也得走一阵,大热天,还得走出一身臭汗。有马车坐,白豆不能不坐。没有道理不坐。

白豆往马车上跳。白豆的外衣搭在胳膊上，只穿了件白衬衫。衬衫扎进腰带里。腰显得圆细，胸显得鼓圆。

车上有麻袋，里面装的是粮食。白豆坐在麻袋上面。路上有好多小洼坑，颠得白豆的身子晃来摇去。

车把式说坐好了。

走了一阵，车把式又回过头，说坐好了。看着白豆说让白豆坐好，其实眼睛想看到的就是白豆坐不好的样子。路这么颠，白豆想坐好，也坐不好，她的胸好像很高兴似的，在不安分地跳动着。

车把式说，我叫杨来顺。叫我老杨。你叫什么？

白豆说，我叫白豆。

老杨说，这名字好听。

说着，又回头看白豆，好像名字就写在白豆身上。

坎土馒的木把柄子断了，就干不成活了。

排长说，去，拿去让老胡修理一下。

哪个老胡？

白豆不知道说的是谁。

铁匠。铁匠铺知道吧。铁匠铺里就一个老胡，去一问就知道了。

铁匠铺好找。老远能听到叮叮当当声响。

铁匠铺没有门，是个敞开的大棚子。中间有一个带风箱的炉子，烧着火，里面是各式各样的铁板钢块。炉子前有一个很大的铁台子。铁台子和火炉之间站着一个汉子。光着脊背裸着胳膊，前面系了块帆布围裙，用来遮挡

火星铁屑。

白豆喊了声老胡。

老胡没吭声，他正在把一块钢板敲打出锄头的形状。开荒用的各种工具几乎全是他锻打出来的，包括马蹄上的铁掌，盖房子用的抓钉。手中那把铁锤不停地敲，还是一堆干不完的活。

喊了两声，老胡也没有吭声。

白豆不喊了，转身想走。

老胡抬起头。看到白豆。

白豆已经转过身，老胡看到白豆后背。

后背是人的另一半。白豆的后背，一眼看过去，就是女人的那种后背。从分开的肩到合起的腰再到分开的大腿和小的腿，尤其是腰和大腿之间的那部分的起伏凹陷，没有一处不是用圆润的弧线画出，似乎在展示着什么的同时也在蕴藏着什么，无法不让投来的目光发呆发痴。

不等白豆抬起脚步，老胡已经站到白豆背后。老胡伸出手来，但他并没有碰到白豆的后背，只是从白豆手中把坎土镩头拿了过去。

不到十分钟，老胡给坎土镩换上了新柄。

这十分钟，白豆站在铁匠铺里，却没有看铁匠。她的目光落在远处的一棵树上。那棵树有点怪，上面一半是圆圆的杨树叶子，下面一半是长条形的柳树叶子。树上还落了一只云雀，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，好像在说什么事，但不知要说给谁听，也不知说的是什么事。

把修好的坎土镩递给白豆时，老胡又看到了白豆的

前边。他好像没有看白豆的脸。这时的白豆一张脸长得是什么样子,对老胡来说,已经不重要。

老胡问白豆,你叫什么?

白豆说,我叫白豆。

说完,白豆走了。

老胡边抡着铁锤,边看着白豆的背影。

看不见白豆了,老胡马上决定要锻造一把新的坎土镩。

单身的男人们住在一间大地窝子里。

老杨和老胡的床隔不太远。老杨要扔一支烟给老胡。老胡不要。老胡的手正把玩着一把小刀子。闲着没事,老胡不抽烟不喝酒,就是用手玩小刀子。

小刀子亮亮的,不知是石头磨亮的,还是手指和手掌磨亮的。

两个男人随便唠着。习惯了,睡觉前,总要聊一会儿。聊什么不一定,算一算,说得多的,还是和女人相关的话。

老杨说,我看上了一个女人。

老胡问,谁?

老杨说,这个女人真不错。

老胡又问,是谁?

老杨说,我一定要把这个女人搞到手。

老胡本来也想说,他也看上了一个女人。可想了想,又没有说。他做事,从来是不做好不说,做不好也不说,

就是做成了也不会随便说。

他叫胡铁。有点像块铁。一块生铁。

胡铁铁了心，要把一个女人娶到手。

同一个夜晚，同一个地方，在同一间屋子里，有两个男人，为同一个女人睡不着觉了。他们以为他们还是好朋友，他们不知道他们已经成了敌人。

3

通往大田的路上，正走着的白豆。

站在路边的老胡看到了白豆，朝白豆走过去。他手里提着一把坎土镢。老胡把白豆手中的坎土镢换过来。老胡说，这是你的坎土镢。白豆有点摸不着头脑。不等她说什么，老胡已经转身离去。走向他的铁匠铺。

同样是坎土镢，原来也会有很大不同。有前面那一把坎土镢作比较。这把坎土镢用起来，是那么轻巧，那么锋利。几乎不用什么气力，就能一下子切入到深深的土层里。干活老是落在别人后面的白豆，跑到了前面。大家都说，白豆会干活了。只有白豆知道，是手中有了会干活的坎土镢。

收工了，让回家的路多拐一个弯。白豆走到了铁匠铺。白豆对老胡说，老胡，谢谢你了。老胡却说，这把坎土镢本来就是你的。

只要在路上走，不管是一个人在走，还是几个人在

走,在白豆的身边,随时都可能出现一辆大马车。马车像是也长了双眼睛,总是盯着白豆。

白豆只要一上车,车把式老杨就把鞭子甩出一串鞭花,在空中炸响,比鞭炮还响。

女伴们喜欢跟白豆一块儿走路。因为跟白豆一起,老会有车坐。干一天活了,浑身的筋骨酸疼,有车坐,就像是坐花轿子,甭提有多舒畅了。

可老杨却只想让白豆一个人坐他的马车。白豆一个人时,老杨可以跟白豆说好多话。

老杨说,明天我要去场部拉化肥,场部有合作社,想要什么东西,我给你带。

白豆想了想说,没什么可带的。

没有让老杨带东西,老杨还是给白豆买了一块香皂,还有十块水果糖。看老杨把东西带来了,没有要白豆只好要了。白豆要把钱给老杨。老杨死活不要。老杨说,你这不是给我钱,你这是用巴掌打我的脸。

白豆不想打别人脸,也不敢打别人脸。

好大一片胡杨树。有多少棵,没有人数,也没人能数得过来。好多树站在一起,就成了树林子。只要是树林子,不管大小,总会藏着什么。不管什么人看到树林子,总想走进去看看。不知想看什么,也不知会看到什么。正是这点弄得人心痒痒的。

白豆往树林子方向走。走到树林子边上,白豆有点不敢往前走了。听老兵说过,树林子里面有狼。没见过